

## 第一章 深夜的电话

1

已经是就要变换日期的时间了，岩切锻冶巡查部长家的电话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我来接……”

刚从浴缸出来的岩切，急忙围着浴巾奔向客厅，并用手势告诉已是睡衣装束的女儿沙百合不用起来。

也许是发生了什么事。

岩切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裸露的后背有些轻微地颤抖，应该不只是 12 月前晚秋的初寒所至。

“警长 对不起。这么晚打扰您。”

所谓警长，是警察社会中对升任了巡查部长刑警的一种称呼。大阪府刑警搜查一科的岩切刑警的警衔的确是巡查部长，但把经常受排挤的岩切仍称为警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同在搜查一科的年轻人新泽，

另一个就是曾经在搜查本部一起办案的搭档川喜多。

“发生了什么事 川喜多。”

新泽和川喜多的声音很容易辨别。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

川喜多的声音不像以往那样有活力。

“尽管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岩切丝毫没介意自己只是围着条浴巾。

“我犯了一个错误。”

川喜多是今年 10 月人事变动时从中央区的御堂筋署调任到西城区爱邻署的。性格憨厚的他曾经和同是警察的女朋友鸟居理香一起来过岩切的家。“这是我从警以来的第一次调动，我会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 26 岁的川喜多充满信心。岩切不由想起二十几年前自己实现多年愿望当上便衣警察的情景。岩切在自己的警官证的最后一页写道：“只有舍生忘死才能出类拔萃”。多少年来，他始终初衷不变恪守诺言。

“是这么回事，本署决定取缔爱邻地区的露天市场。”

这件事岩切也听说过。

爱邻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工人集散地。长宽各八百米见方的区域里聚集了二万一千名左右的工人。他们都住在简易旅馆等地方。向他们兜售服装、杂货等的小商小贩每天早上很早就把摊位摆到露天市场。到了晚上，更有可以饮酒的大排档也加入其中，据说总数

共有一百多处。

拥挤不堪的街道常常造成救护车等交通工具受阻，有人为此曾向府警本部提出不少意见。为了防止这里成为黑社会的敛财之地，爱邻署决定彻底取缔这里的露天自由市场。

“我也参加了今天下午的取缔行动，还与工人们发生了冲突。”

“你是说工人们强烈反对取缔市场吗？”

“正是。他们叫喊着‘不要剥夺我们的生活’等等。”

“原来如此。”

“我并不是不体谅他们的难处，但这是署里下达的命令呀。”川喜多的苦恼通过电话线路传了过来，“取缔行动是从昨天开始的。听到消息的工人们今天迫不及待地等在那里。”

“原来如此。”

“我们正在向各个摊位张贴取缔公告，工人们一下子围了过来。他们叫喊着：‘三年前是西成署，现在是爱邻署，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

三年前，在爱邻地区发生的骚乱岩切也历历在目。

那是西成署扫黑组的警察，暗地里收受黑社会金钱，把扫黑行动情报泄露给黑社会。这件事虽然成为最后导致骚乱的重要原因，但导火线却是另一件小事。也就是刑警和黑社会相互勾结的丑闻被披露的那天下

午 5 点半左右，叫喊着“反对劳动节休息”口号的工人们之间发生纠纷，大打出手。领头一位牵着狗的工人被警察带走了。

他大声叫喊：“凭什么把我带走？”于是工作结束刚回来的工人们，集中在西城区警署门前大声地叫嚷道：“他们总是无缘无故地抓人！”“警察从黑社会那里得到好处！”等等。

午后 6 点多钟，过来一中年男子，他手持报道西城区警察渎职事件的报纸，大声叫喊：“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这样一来，事态进一步扩大，顷刻间便增加到数百人。六十名机动队员手持盾牌保护在警署门前。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工人冲破警戒线，把石子、空酒瓶以及一些废旧自行车等杂物不断地向门前砸去。

骚乱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因为有很多来自爱邻区以外的年轻人也加入其中，因而形成了大规模的骚乱。被逮捕者五十五人，受伤者一百八十九人，发生火灾三十余起，出动救护车一百八十余次。

“今天参加取缔夜市行动的警察只有六人，而围拢过来的工人却超过三十人。他们中甚至有人手持带铁钉的木棒，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刚调任此地的我更是紧张得不得了，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工人身上，不经意间将十几张取缔告示散落在柏油路上。‘行了，行了！那些破纸扔掉算啦！’工人们一边大声叫喊，一边用脚去踩。我趴在地上努力地去拾散落的

告示。我的手和一名工人的脚交缠在一起，把对方绊了个跟头。‘你干什么？’跌倒一方死命在叫，由此便发生了与工人之间的冲突。不远处我的同事遭到殴打，一想到是因为自己过错连累他人，我就一下子豁出去了。一拳放倒殴打我同事的那个人，并用脚踢了他。然而，这一幕却被照相机拍了下来。拍照的是一个叫堀照江的女性。据同事讲，她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经常在《浪速晚报）上发表纪实文章。”

“《浪速晚报》……”

在大阪地区，在车站报摊销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晚报品种有十张之多，其新颖设计和崭新排版是一般其他报刊所不多见的。《浪速晚报）甚至被称为“浪速勇敢”，专写一些大胆的纪实性内容。

“堀照江扬言，一定要检举警察对工人行使暴力。”川喜多的声音渐渐趋于平缓，“由于她的气焰嚣张，反而使工人们有所收敛。上司对此高度重视。如果再发生类似三年前的骚乱事件将是非常可怕的。爱邻地区从去年秋天开始就停发了失业救济金，工人们蜂拥而至，向市里再就业办公室抗议和投石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况且今年不景气状况仍在持续，情况尤为堪忧。”

“《浪速晚报》明天有可能刊登吗？”

由于没有晨报，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只能刊登在明天的晚报上。

“上司认定肯定会刊登，所以一直在署内开会研究

对策，现在总算开完了。我刚刚回来。”

“研究对策作出了什么决定？”

“也没作出什么决定。只是商定看过《浪速晚报》后再慎重处理。”

“什么就这些吗？”

岩切感到了寒意，打了个喷嚏。

“警长，对不起，我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

“不，你别介意。不过无论怎么说，把人推倒后再用脚踢，是太过分了。”

对方没抵抗，你还一味地进行攻击。就算告你个防卫过当也不过分。

“川喜多，明天我休息。我们一起去趟爱邻署吧。”

“太好了，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

“如果能对你将来成为一名好警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定！”

岩切是在御堂筋署搜查本部办案时与管辖署刑警川喜多相识的。当时，只有岩切一人与本部作出的结论大唱反调。而一同共事的年轻人川喜多总是站在他一边。岩切此时帮他一把，也许有对那时的感激成分吧。

“我认为，人世间无论何人，谁都会有失败。问题是失败以后自暴自弃，还是想办法弥补，采取何种态度完全取决于本人的价值观。”

## 2

第二天，岩切穿起他那件注册商标似的皱巴巴的大衣，向西成区走去。这是一件被女儿沙百合称为“警察科伦布”的旧大衣，上面有七年前病死的妻子亲手缝补过的针线。因而每到冬天都要穿起它，这样一来，好像死去的妻子便会在暗中守护自己一样。

岩切的家就在 JR 福岛站附近，从这里乘大阪环线，在新今宫下车便可到达爱邻。

新今宫站向南走去，便是人们称之为爱邻地区的所在。所谓爱邻并非地名，而是行政方面给取的名称。从前称之为釜之崎，当然现在这样叫它的人也为数不少。但釜之崎也不是能表示居住所的地名，如果用街道名称来说，荻之茶屋一丁目、二丁目、太子一丁目等等，这些都是在爱邻地区的中心。

三年前爱邻骚乱的时候，岩切作为援兵曾来过两次。

岩切直奔爱邻综合劳动中心。这里的政策是，雇佣方归地方管理，生活方面主要是市里主管。因而协调工人日常工作的劳动组织归地方管辖。

综合劳动组织中心内已经有五十多人等在那里。那些中老年工人们手捧报纸，百无聊赖地浏览着。也许是为了御寒，有人还在喝着纸盒包装的白酒。这时

候，一位本来在旁边心不在焉地吸着烟的白发工人猛然站了起来，向前面的道路疾速走去。岩切也跟了过去。

白发工人在一辆客货两用车前停了下来。雨刮器上夹着一块纸盒板，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大厦钢筋组装一万六千日元”。

是黄牛中介人！

岩切的直觉告诉他。

所谓黄牛中介人，就是非法把工人们召集到一起的人。因为如果是正规劳动中介，应该提供更为详尽的内容才对。

“要爬高吗？”

白发工人冲着坐在驾驶室内的中介人问道。

中介人粗鲁地反问道：“是呀！你有高空作业经验吗？”

“没有。”

“这工作不适合年龄大的人 你靠边站吧！”

中介人冷冷地哼道。但白发工人仍没有作罢的意思。

“最近一直都无所事事，‘那个’少点也没关系，能帮忙找点杂事做做也行。”

所谓“那个”当然是指工钱。

“不景气的也不光你一个人。”

没把白发工人放在眼里的中介人说完，目光刚好

与岩切犀利的目光相遇。

汽车马上发动起来一溜烟似的开跑了。中介人大概从岩切的打扮上闻到与警察有关的气味。

虽说像以前那样毫不掩饰的黄牛中介人几乎不复存在，但背地里与黑社会相互勾结的黄牛中介人仍有很多，被卷进违反行为案例的工人也为数不少。由于某些警察从黑社会处收受贿赂，因而工人们比起普通市民更加痛恨警察。形成了先被黑社会剥削，再被警察剥削的现象。

在这里，工人、黑社会、警察三者的关系可谓剑拔弩张。工人与黑社会是敌对双方，警察则监督黑社会按规章制度办事。尽管如此，工人也没把警察当成自己的朋友，因为警察同样监督工人们遵守规章制度。

岩切又向府立综合劳动中心东边的爱邻警署走去。

“警长！”

在爱邻警署前面的停车场里，川喜多从车内喊道。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一直在警室里呆着受不了。上级指示：今天晚报出版以后再下结论，所以现在正在待命。”川喜多撇着嘴，“与其说坐在针毡上受煎熬，还不如坐在自己车里好受些，虽然这里冷点。”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这么一点困难就退却，怎么行呢？话到嘴边，岩切止住没讲。他想，这对于从警时间不长的川喜多来

讲，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川喜多从车上下来郑重地敬了个礼。

“警长，对不起。为了我耽误了您的休息时间。”

“没关系。当警察的有没有休息日是一样的。”岩切微笑着，“对了，你的上司是谁？”

“刑警科长是牧原警部，组长是仲西见习警部。”

牧原的名字以前听说过。很早以前在藤井寺警署搜查本部办案时一起共过事。诸如发生杀人事件之类的案子时，所辖警署都要成立搜查本部。府警本部搜查一科所谓重案组的刑警，都要与所辖署的刑警共同合作，成为搜查本部的成员。因此，由于长时间在搜查一科任职，所以与许多所辖署的刑警都非常熟悉。

“在晚报出版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借用你了。我去打招呼。”

岩切说着向署内走去。

“你好 好久不见了。”

牧原警部认出了岩切。“搜查一科的春团治！关于小锻的佳话我们可是也听到不少哟！”

岩切经常被人们叫做小锻。年轻时，因名字叫锻治，所以被称为小锻，不知不觉中便有了这一称呼。在同事们眼中，岩切的性情和行为都酷似第一代滑稽演员桂春团治，也就是歌曲《浪花恋雨》和《同胞春团治》的原唱者桂春团治。

“我有那么张扬吗？”

“那是自然。一位普通的刑警竟敢逮捕府警本部高层大人物，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所谓高层人物是指通过了高级公务员考试合格、被警察厅录取，也就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合格者。在全国二十二万警察当中，仅有五百人获此殊荣。用“绝对的统治阶级”来形容也不为过。

“就我本人而言，对方是否大人物并不重要，只要犯了罪一样抓他。”

这是岩切的警察哲学。可是赞同此观点的人几乎为零。警察世界是令行禁止的阶级社会，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的指示，组织才能有保障。相反如果抗争，即便是出于纯粹的正义感，一旦表现出来也将遭到排挤。岩切之所以还能勉强地留在搜查一科，那是因为他曾独立解决了众多棘手案件，做出了业绩的缘故。打个比方，就棒球队中的低收入选手，他们有时也会对队中大牌球星提出批评，因为他们有时常常会打出出人意料安全打得分。当然，只是这种安全打能持续多久却不得而知。

对于岩切来讲，川喜多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搭档。

“我接到了川喜多的电话，作为一个老刑警，我有话要说，傍晚以前可以借用他一下吗？”

岩切直截了当地请求道。

“我正为他的鲁莽而头疼呢！”牧原轻轻地皱了皱

眉头，“据说他对践踏告示的工人大打出手，难道就不懂得见好就收吗？”

“不是我反驳，换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冷静的处理方法。当然，自己不留神掉下的告示眼看就要被人践踏，对此要尽量做到不发火，应该拼命弥补才对。”

“可是正因为如此才引发了如此大的麻烦。”

“那你说，当时该怎么办呢？”

“尽管让他们踩，然后把参与闹事的那些工人以妨碍执行公务罪全抓起来。”

“这是教唆犯罪。如果工人因此被捕的话，那警察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深。这个鸿沟是永远都填不平的。”

“看来小锻还是从前巡查部长的老样子。”

不知什么时候晋升到警部的牧原，有点居高临下地说道。

“我无论是巡警部长还是巡警都无关紧要。”

岩切没有参加过晋升考试。十五年以上警龄，优秀成绩者无需接受晋升考试也可直接升为巡查部长，这是府警根据警察厅的方针新设立的规定。按此规定，四年前在接受内部提拔晋升时，岩切曾犹豫过是否拒绝。他不希望被别人误解为是“为升官才玩命破案”，再加上他自己也从来没想过要当官，甚至觉得一辈子都做刑警也不错。可是，上司告诫道：“如果你拒绝，就会成为后进的典型。”无奈之下，岩切便承诺了下

来。因此，所谓巡查部长的警衔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即便被撤掉也无所谓。

“对不起 川喜多我借用了。”

他不想和牧原继续谈下去。

“小锻，你一定要小心宣传媒体！警察要是被媒体盯上，那他就完了。”

牧原对着岩切的背影喊道。

岩切现在的上司矢敷警部说过，“面对媒体，议会议员以及高级公务员警察一定不要出错。这三者就好比象棋里的飞车。我们就像银将，再努力也不会赢。在同一盘棋上不去挑起事端是最好的办法。相比之下，一般市民最多是香车。身处权力机构的我们比起他们要有优势。”他把同一警察组织内部的公务员警察与圈外人士相提并论，对此岩切不能苟同。

步与飞车的差别，在人与人之间是不应该存在的。退一步讲，在某种条件下，步战胜飞车的可能性也不是绝对没有。

根据被害者的社会地位决定搜查的规模，又根据嫌疑犯的职务断定是否逮捕，这是岩切最不能容忍的。

“警长 好快哦！”

川喜多不顾天气的寒冷，一直在外面等候着。

“我们去现场吧。”

顾不上与署内的人打招呼，岩切急忙奔了出来。

“不乘车去吗？”

“没有那么远，别那么娇惯。”

“是！”川喜多很愉快地接受了。

“川喜多，你是九州人吧？”

“是的，到高中为止一直住在宫崎。”

在大阪府警察中，九州人很少。录取考试每年在九州地区只设分考场。

“这么说，你对爱邻地区的历史还不太清楚喽？”

“是的，署里的前辈们也从没讲过。”

川喜多把手插进夹克上衣的口袋中。

“我是在靠西城区很近的天王寺区出生的，比起我知道的可要多一些。从前，釜之崎这一带好像是渔村。釜之崎里的旧街名如入舟街、海道街等等，这些听起来都像是渔村的名字。明治三十六年的国内劝业博览会就是在现在的天王寺公园和通天阁一带举办的。”

“国内劝业博览会？”

“这是明治政府受到国外博览会的启发，为振兴产业向市民倡议而举办的活动。第一届到第三届都是在东京，第四届是明治二十八年在京都举办的。京都从此开始了与外界的合作，发展了排水工程和水力发电，有了日本最早的市营电车。八年以后，也就是明治三十六年，第五届博览会在大阪举行。”

“警长，您知道得真详细。”

“我奶奶经常给我讲起。”岩切抓了抓稀薄的头发，“第五届也是最后一届，大阪也是那年才有了电车。之后，在博览会的地方建造了通天阁。”

“通天阁有那么古老？”

“当然，但老的通天阁由于战争，为卖废钢铁而遭破坏。现在的通天阁是战后重建的。”

“这么说，通天阁周围的行政区划都与博览会旧址有关了？”

“看一下大阪地图就会很清楚，区域划分是以通天阁为中心，像几何学一样呈放射状。”

“是这么回事！就是明治时代也是如此。这一带靠近市中心，当然会有很多人在这里居住。为什么小客栈也成了搬迁的对象呢？”

“听我奶奶讲，当时当官的看谁不顺眼就让谁搬。‘你们赶紧搬走。限今天以内全部滚蛋！否则，房屋全部拆除！’，岩切的表情稍有些难看，“那时用残忍手段将人们撵走的，你知道是些什么人吗？”

“当时的地痞流氓之类的人吧？”

“据说是戴着大檐帽的警官。因此，我奶奶非常讨厌警察。”岩切苦笑着，“若是她知道我也当上了警察，不知会是怎样的表情。那些木质结构的小客栈，还有曾是渔村的釜之崎等，一夜之间全部被强行迁移。”

“可是，与其搬到那些环境较差的地区，还不如走远一点好。”

通天阁和爱邻地区相距不到一公里。

“我认为这里有明治政府的阴谋。他们想把被赶走而无家可归的人用来做博览会的土木工程。”

“这不成了以权谋私。”

岩切点了点头。

“从那届博览会开始，所谓的釜之崎便开始变成了简易旅馆城。那以后因战后煤矿封井产生的失业者、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弃农进城的人群，以及因日元升值经济不景气等原因造成的钢铁业和造船业的剩余人员全都集中到了爱邻。”

与东京的山谷、横滨的寿街，还有其他的旅馆街相比，其特征为人口稠密、单身男性者多。约八百米见方的区域内聚集着两万一千名左右的工人。其中近九成是单身男性，有家的很少。

说话间，俩人来到了荻之茶屋小学校前边的街道。

“这前边就是现场。”

道路的一侧是露天市场。旧裤子、旧衬衫、修理好的闹钟和便携式剃须刀以及旧书报和旧杂志等各式各样的商品，与平日的商店没什么两样，琳琅满目。曾一度流行的成人杂志也被固定在架子上，写着“色情写真集”的招牌也已褪色。

虽旧货较多，但也有新品。工人都很随意地选购。卖东西的人多为年龄大一些的女性。

“夜市确实设在马路上，可还没到很过分的地步。”

岩切停下脚步，花了五十元买了两个一次性暖手袋，不要消费税。

“唉，他们的辩解也不是没道理，但是，取缔市场是署里的决定。像现在这种程度的话还能忍受，如再增加摊位，将势必妨碍交通。”

“喂，我说，你看那地方能做什么？”

岩切说着又向前走去，手指着旁边的公园。显然把那里叫作公园已明显不合适。因为四周全都被围墙圈着，谁也别想进到那块空地。

“要想开放那块地的话，该怎么办？”

“好像牧原警长讲过‘公园是归大阪市管辖，府警管不到那里’。”

“府、市各部门之间的问题，作为普通工人和市民是不会关心的。”

岩切把刚买的一次性暖手袋启开封，搓热后递给川喜多一个。

“谢谢。昨天发生冲突的地点就是这里。”

川喜多停下了脚步，牌档摊子就摆在眼前，烤鸡肉串，五香菜串等食品比较受欢迎。座位上准备的是长椅子，白酒、啤酒和烧酒样样都有。虽说是上午，但喝得面红耳赤的工人随处可见。

“在一般人看来，一大早喝酒也许不会被理解，但是，因为那些人找不到工作，才在这里打发时光。否则，他们也会拼命工作的。”岩切看了一眼川喜多，